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5

波 思

安瑞克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117 105 23 17 11 3

波思	目 錄
評審過程	3
歡迎詞	11
受獎演說	17
詩集	23
得獎人與作品	105
著作目錄	117

目 錄

安瑞克

評審過程

125

歡迎詞

127

受獎演說

133

胴體

139

被咒咀的中庭

155

瑞納河之橋

261

得獎人與作品

657

著作目錄

669

波 思

法 國

一九六〇年得獎

生：一八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法國高德洛甫）
逝：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法國金斯）

得獎理由

在詩的創造中，以幻想方式將現代情況描繪出來，有很高的境界和豐富的喚起力。

波思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瑞典駐法大使館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一九五九年秋，法國輿論界繞著諾貝爾獎這個話題，展開熱烈地討論，其中一九五二年度諾貝爾獎的受獎人富蘭蘇瓦·摩里亞珂發表了他的意見。並以慣有的激烈口吻指出，在法國選出的桂冠詩人，總是由瑞典的學院會員取得；此外對一般原則，他也加以嚴厲地批評。

「由最早的徐利·普魯東到阿爾貝爾·卡繆為止——他在『菲卡洛·利帖爾』雜誌上寫著：他們全具備所謂道德家的通性。每個都好像遵守著什麼大義，似乎在一生中至少要為人類作些什麼事情。他們能贏得勝利是因為他們屬於最不關心人世的作家；換言之，他們不是最專心致力於自己藝術的作家，而是最具效果的作家。」基於這個原因，「不參加政治的典型詩人」梵樂希、古洛帖爾他們是絕不可能得到諾貝爾獎的。而總是賣力參加著的卡繆則勝過「成為藝術理論家」的馬魯洛，被選上了。

像他這樣斷言的話，那麼讓他得到令他震驚異常的得獎榮譽，摩里亞珂本身蒙受了什麼

呢？當他認同之後而徹底參加辯論，是在他從斯德哥爾摩回來之後的事。然而他認為「我不是人人都會誇獎的政治性辯論者，我似乎是道德家派的小說家」，對於他誇張地端正禮儀，對任何事情都要發表意見的行爲，再舉下面的話便可一目了然：「就像梵樂希以前的情況，今日則是聖·約翰·波思，真是難以接近，對於公眾也沒有任何貢獻的詩人，真不相信他的名字會登上得獎人榜上。」

事實上，摩里亞珂的想法錯誤，而且沒幾天就發生反對其意見的論調。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六日，瑞典學院決議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聖·約翰·波思（本名亞蘭克西斯·雷傑），「在詩的創造中，以幻想方式將現代情況描繪出來，有很高的境界和豐富的喚起力。」

富蘭蘇瓦·摩里亞珂推選他所喜愛的候選者，是利用他身為學院會員及諾貝爾獎得主的双重權限嗎？據我所知最初提名「遠征」、「風」、「航海目標」的作者爲諾貝爾獎的候補者的人們中，有一位是他的精神兄弟，英文譯者，且爲一九四八年的得主T·S·艾略特。這個候補指名爲紐約的文藝學院所支持。這提名——最早是在一九五五年——的背後，有具說服力的塔克·哈馬紹的支持。哈馬紹是瑞典學院的會員，且爲當時新當選的聯合國祕書長，是未來桂冠詩人之友，也是個熱心的讚美者，曾翻譯他的作品成瑞典文。

一九四〇年六月離開法國後，一直居住美國的聖·約翰·波思，再度展開自己中斷了二十年的文學活動。他曾經在當地任職法國駐美大使，後來突然辭職，轉任外交部的祕書長一

職。這是歐洲聯合會議原議長保羅·雷諾所提供的事實。亞蘭克西斯·雷傑閣下結果選擇了既無地位，又無頭銜的詩人身分，轉變成聖·約翰·波思。他曾就任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文藝顧問，這個職位於大戰中，對作為關係法國問題的路茲偉德總統的政治顧問是極有幫助的。這是很聰明的處置。因為，一停戰，貝登元帥就任元首後，曾任法國的行政及外交等重要地位的他，就被剝奪國籍，而且在法國的全部財產也沒收了。他在巴黎的住所被德軍破壞，全部文件包括已完成的草稿也為之掠奪一空。法國光復後，他再度擁有大使的地位及作為市民的權利，但他並不想二度就任公職。一九五七年，經過十年的流放，他終於又踏上法國的國土。那種喜悅是難以形容的，他在德倫附近，有一個狹窄海峽的吉安半島買下了別墅，自此便每年要來此長住一段時間。接到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也是在這裏。

他對於自己的文學活動能得到最高光榮，實在是因為他的朋友哈馬紹的鼎力相助，應該不會不知道。在文學領域中，已往他並不是沒有公開的榮譽。與一九四九年得到諾貝爾獎的佛克納，同時期自紐約的文藝學院得到五年一度的詩人大獎。同樣地，一九五〇年，以「普烈亞德手帖」得到了包括安德烈·紀德、保羅·古洛帖爾、T·S·艾略特、傑烈佩·溫革雷蒂等國內、外四十餘位文人們的讚賞。最後法國學院還暗示如果他作為準候補者，就會立即選他作學院會員。這實在是令人轟轟欲動的話，但偉大孤獨的他對這項邀請卻充耳不聞。一九五九年，成為戴高樂新政府的文化部長安德烈·馬魯洛所獻上的國民文學獎，他則未加

推辭。然而此次獲得諾貝爾獎，最先向他祝賀的卻是在蔚藍海岸他的鄰居；曾為第四共和國之總統的威森·奧利奧爾。

這個人於一九五五年為他瑞典學院的同事會員効勞，因此作成有關聖·約翰·波思之報告書的是老練的外交官兼成熟文人的塔克·哈馬紹。這份報告書是對令人難以理解的詩人作徹底的分析與明晰的說明之範例。他一面指出摒除所有獨斷想法的超現實主義與其詩的親近性，並熱心地表示波思「不連續的詩」，尤其因保德雷爾、蘭勃、馬拉魯曼而變形的一部分，與法國古典傳統相關連；而且這是和古洛帖魯相近的作品。然而古洛帖魯為一「信徒」，相對地，波思則是一名「神祕家」。首次成熟地表現出波思的創造天才的是青春作品「遠征」，它在哈馬紹的眼裏，與艾略特的「荒原」有同等重要的貢獻。這篇以世界征霸為目標而遍歷各游牧民族的詩，逐次地反映出人類各種文明，記述該戰鬥集團移居的敘事詩中，已經可以看出大洋或大陸那種龐大空間之廣大的感情。這種感情在聖·約翰·波思的全部作品中愈來愈強烈地表現出來，到了有如男人與女人般相輔相成的兩首詩「風」及「航海目標」達到了最高潮。以雄壯的修辭配合複雜的構句法來貢獻自己的意向頗為強烈；另一方面，波思仍然恆常地加入實際存在本質上的問題，他實在是一位在心境藝術上具有最高資質的詩人，是傳統偉大抒情詩的革新者也是保存者。簡而言之，是「考慮頒給諾貝爾獎時，極值得去認真研討的一位候補者。」

在斯德哥爾摩的文學界，無人不知聖·約翰·波思的盛名。早在一九三九年，曾介紹許多海外詩人之作品，且其本身也是受人矚目的前衛詩人的阿爾德爾·倫德克烏斯先生，參照給他印象深刻的艾略特的翻譯，首次將「遠征」翻譯為瑞典文。第二次是在十五年後，由其強敵後來成為學院會員的愛利克·林蒂古連所翻譯的，此次的譯詩大概對原詩比較忠實一些。這篇譯詩由「無調派」的年輕巨匠卡爾·畢爾給爾·布洛姆達爾所組成的大樂團，以聖歌劇的形式將之音樂化了。其他還有經林蒂古連翻譯精彩的聖·約翰·波思之近作。而最近的譯作是由哈馬紹本人將「年代記」譯為瑞典文，在作者得獎的同年發表。

因為事先作好充分的準備，因此瑞典的批評家們對學院的選擇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贊成。但對於這項大膽地選擇，似乎都吃了一驚。斯德哥爾摩廣播界特地以一個晚上的時間報導這位新的桂冠詩人。文學界、外交界等方面的人物都先後發言，首先由安德斯·奧斯特林介紹他，稱他是最「確實的一位現代詩開拓者，雖然乍看之下他是神祕而又難懂的人，但卻是告知同時代的人以迫切之傳言的人」。來自倫敦的瑞典大使古納·黑古雷先生對於在喬治四世即位儀式中所認識的著名外交官亞蘭克西斯·雷傑，也說出了個人的回憶。最後由來自羅馬，在一九五九年得到諾貝爾獎的沙爾威特·卡薩姆多吞吞吐吐地發表他對在他之後立即獲獎的受獎人一些無關緊要的意見：

「這位安第斯羣島的詩人，是歐洲頹廢主義的王子，是在法國最嚴格的傳統中繼承蘭勃

之詩的人。他和我不同於同一個陣營的人，但我很高興和他握手。」並且還說：「聖·約翰

·波思的作品雖也譯成義大利語，但都不能算是上乘的譯作。」

事實上，在義大利最先且爲主要波思作品的譯者是鳩烈佩·溫卡雷蒂，他認爲在阿爾卑斯山這一邊應該由波思代替卡薩姆多得獎，是位意見頗多的詩人。

在法國，他年輕時候的朋友，自稱是最早的讚美者之一的富蘭蘇瓦·摩里亞珂，最先表示敬意。他對言論界的代表們說：「本年度的諾貝爾獎，波思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是其精神的後繼者。」對古洛帖魯及富蘭西斯·傑姆也都給與這樣名譽。除了摩里亞珂之外，還有兩位不見得與波思屬於同一陣營的二位詩人路易·亞拉肯及姜·可古德也對他表示敬意。巴黎的輿論界對這位詩人的經歷也幾乎像對他作爲外交官輝煌的經歷般地矚目，但基於他這次得獎，終於使大家明瞭這兩者原來是同一個人。

對於如此嶄露頭角的外交及文學的關係，塔克·哈馬紹在應「菲卡洛·利帖雷魯」雜誌之訪問中，說出了某些原則，他的談話因爲在波思（雷傑）之後，相繼又有伊烏·安德利奇及伊歐魯哥斯·西非利斯等兩位外交官詩人的名字躍登諾貝爾受獎人榜，因此更引起人們的興趣。接著要記載的是正在熱烈討論著剛果問題的聯合國祕書處大會議室緊鄰的小辦公室裏，所述意見的要旨。

「外交與文學之間有著某種親密的關係，是神祕的，至少看起來是奇妙的，這並不是沒

有合理的根據的。外交官與詩人相同，以語言來工作，以言語來作爲鑰匙——當然這並不是能開所有鎖頭的萬能鑰匙。現在以亞蘭克西斯·雷傑爲話題，古洛帖魯及吉洛德也是外交官，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因此我們不要忘掉目前的外交界是怎樣一個環境，各種事件都必須翻譯、更換爲各種語言來表明的問題不斷地圍繞著我們。翻譯、更換，卻是我們永久的日常生活。我和我的朋友雷傑經常討論這個問題，他被這個問題迷惑的程度不下於我……」

接受「法國新聞」記者之訪問的聖·約翰·波思，關於自己的得獎，發表下述感想。

「我不是一個職業文學者。因爲我不想成爲自己職業的奴隸。然而這幾年來已經第四度，包括此次的諾貝爾獎，被稱爲一個詩人，我實在覺得很榮幸。……這和當初設立這個獎的諾貝爾之精神完全相互呼應。他作什麼事情都希望先有能遵守某個理想主義的保證。完成一篇詩的作品時，我希望在精神方面危險地暴露出來，且受到現代科學技術之進步很大的威脅的人文主義能復甦。」

於諾貝爾獎頒獎儀式中，爲聖·約翰·波思致歡迎詞的不是大家所希望的——他的好友塔克·哈馬紹，而是瑞典學院的常任理事安德斯·奧斯特林。哈馬紹爲了使他迷惑異常的剛果問題而滯留紐約。將波思喻爲德國黑爾德林後「言語的魔術師」，演說者又說「遠征」的作者可視其爲「以自己的方法繼承法國詩之藝術莊嚴的傳統」之人。他能從所有的學問、各時代、所有的神話、所有的風俗中提出隱喻，結果「他的詩篇羣擴散出宇宙的音樂，令人憶

起偉大的海中的貝殼」。

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府舉行饗宴之時，他所作的演說，由於主題豐富加上與眾不同的高雅措詞，使每個人深受感動。由於演說者受託不以揚名的方式來呈獻讚詞，因此以保羅·梵樂希這個親切的主題出發，談到有關現代科學戲劇的展望及詩之精神上偉大的冒險性，橫斷時空，展開主題。在啓示錄的威強恩中，於所到之處尋找「神性的火花」，企圖再發現，他將穴居時代至原子時代普遍的歷史展示在我們面前。「神話崩潰時，其潛藏的地方就是詩」他吐露出如此美麗的雄辯言詞，這是現代詩——或者他本身作品——熱烈的辯論。他說這種詩沒有一點美的要素，也沒有純粹審美的要素。向人訴說詩的難懂，只能說在某個夜裏探索著詩。詩的表現所要求明晰的程度並不亞於科學的表現。但在面臨歷史之動亂時，詩人並不一定要成爲反映該時代的鏡子。毋寧以愧對時代的意識爲其使命。依他自己的說法是：

「在我們之間查證人類的雙重使命，正是未被這雙重性分割的詩人應該作的事。那是在精神的面前，懸起能够更敏感地反映出靈之機運的鏡子。在這個世紀中，喚起更適合根本人類的人類狀況。重要的是讓集合的靈魂更大膽地與世界上靈魂能源的循環結合起來。核能當前，詩人的黏土工作用於其意圖而言，已經足夠了吧？的確，人類只想要有黏土。」

對一個詩人而言，他如果沒有愧對該時代的意識，便足夠了。」

聆聽這場演說的許多人，感想只有一個——精神的王者顯示出其存在。

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思的歡迎詞

瑞典學院常任理事

安德斯·奧斯特林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日

陛下

閣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桂冠詩人是位名字罕聞的人。當初他為了在人們起鬨的好奇心下保身，而選了這個名字。聖·約翰·波思本來是一個私人的筆名，結果一下子聞名國際，而這個就是在公開的政治領域中頗具權威的人，名字叫做亞蘭克西斯·雷傑。因此他的人生分為兩個時期。一邊完了之後，另一邊又繼續下去，外交官亞蘭克西斯·雷傑一轉而變為詩